

佛說柰女耆域因緣經

後漢安世高譯

尺九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羅閱祇國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菩薩摩訶薩天龍八部大衆集會說法時世人民施者無量有一貧人唯有一爛壞手巾意欲布施懼此物惡猶豫未決爾時坐中有一比丘尼名曰柰女即從座起整服作禮長跪叉手白佛言世尊我自念先世生波羅柰國爲貧女人時世有佛名曰迦葉時與大衆圍遶說法坐聞經歡喜意欲

布施顧無所有自惟貧賤心用悲感詣他園圃求乞果蓏當以施佛時得一柰大而香好擎一盂水并柰一枚奉迦葉佛及諸衆僧佛知至意呢願受之分布水柰一切周普緣此福祚壽盡生天得爲天后下生世間不由胞胎九十一劫生柰華中端正鮮潔常識宿命今值世尊開示道眼爾時柰女以偈頌曰三尊慈潤普慧度無男女水果施弘報緣得離衆苦在世生華中上則爲天后自歸聖衆祐福田最深厚

比丘尼柰女禮已還坐佛在世時羅耶黎國國王苑中自然生一柰樹枝葉繁茂實又加大既有光色香美非凡王寶愛此柰自非中宮尊貴美人不得啖此柰果國中有梵志居士財富無數一國無雙又聰明博達才智超羣王重愛之用爲大臣請梵志飯食食畢以一柰實與之梵志見柰香美非凡乃問王曰此柰樹下寧有小栽可得乞不王曰大多小栽吾恐妨其大樹輒除去之卿若欲得今當相與即以一柰栽與梵志梵志得歸種之朝

夕溉灌日日長大枝條茂好三年生實光彩
大小如王家柰梵志大喜自念我家資財無
數不減於王惟無此柰以爲不如今已得之
爲無減王旣取食之而大苦澀了不可食梵
志大愁惱乃退思惟當是土無肥潤故耳乃
捉取百牛之漚只九以飲一牛復取一牛漚煎之
爲醍醐以灌柰根日日灌之到至明年實乃
甘美如王家柰而樹邊忽復生一瘤節大如
手拳日日增長梵志心念忽有此瘤節恐妨
其實適欲斫去恐復傷樹連日思惟遲徊未

決而節中忽生一枝正指上向洪直調好高出樹頭去地七丈其杪乃分作諸枝周圍傍出形如偃蓋華葉茂好勝於本樹梵志怪之不知枝上當何所有乃作棧閣登而視之見枝上偃蓋之中乃有池水既清且香又有衆華彩色鮮明披視華中有一女兒在池華梵志抱取歸長養之名曰柰女至年十五顏色端正天下無雙宣聞遠國有七國王同時俱來詣梵志所求娉柰女以爲夫人梵志大恐怖不知當以與誰乃於園中架一高樓以

柰女著上出謂諸王曰此非我所生自出於柰樹之上不知是天龍鬼神女耶鬼魅之物今七王俱來求之我設與一王六王當怒不敢愛惜也女今在園中樓上諸王便自平議有應得者便自取去三我所制也於是七王口共爭之紛紜未決至其夕夜萍沙王從伏竄中入登樓就之共宿明晨當去柰女白曰大王幸枉威尊接逮於我今復相捨而去若其有子則是王種當何所與王曰若是男兒當以還我若是女兒便以與汝王則脫手金

鑄之印以付柰女以是爲信便出語羣臣言
我已得柰女一宿亦無奇異故如凡人故不
取耳萍沙軍中皆稱萬歲曰我王已得柰女
六王聞之便各還去萍沙王去後遂便有娠
時柰女勑守門人言若有求見我者當語言
我病後日月滿生一男兒顏貌端正兒生則
手持針藥囊梵志曰此國王之子而執醫器
必醫王也時柰女即以白衣裹兒勑婢持葉
著巷中婢即受勑抱往棄之時王子無畏清
旦乘車往欲見大王遣人除屏道路時王子

遙見道中有白物即住車問傍人言此白物
是何等答言此是小兒問言死活答言故活
王子勑人抱取是覓乳母養之以活梵志將
此小兒還付柰女名曰耆域至年八歲聰明
高才學問書疏越殊倫匹與隣比小兒遊戲
心常輕諸小兒以不如已諸兒共罵之曰無
父之子姪女所生何敢輕我耆域愕然默而
不答便歸問母曰我視子曹皆不如我而反
罵我言無父之子我父今者爲在何許母曰
汝父者正萍沙王是也耆域曰萍沙王乃在

羅閱祇國去此五百里何緣生我即如母言
何以證之母則出印鑑示之曰此則汝父鑑
也者耆域省之見萍沙王印文便奉持此鑑往
到羅閱祇徑入宮門門無訶者即到王前爲
王作禮長跪白王言我是王子奈女所生今
是九
年八歲始知是大王種類故持鑑印信遠來
歸家王見印文覺憶昔之誓知是其子愴然
矜之以爲太子涉歷二年會阿闍世王生耆
域因白曰我初生時手把針藥囊是應當爲
醫也王雖以我爲太子非我所樂王今自有

嫡子生矣應襲尊嗣我願得行學醫術王則
聽之王曰汝不爲太子者不得空食王祿應
學醫道王即命勅國中諸上手醫盡術教之
而耆域但行嬉戲未嘗受學諸師責謂之曰
醫術鄙陋誠非太子至尊所宜當學然大王
之命不可違廢受勅已來積有日月而太子
初不受半言之方若王問我我何以對耆域
曰我生而有醫證在手故白大王捐棄榮豪
求學醫術豈復懈怠須師督促直以諸師之
道無足學者故耳便取本草藥方針脉諸經

具難問師師窮無以答皆下爲耆域作禮長跪叉手曰今日益知太子神聖實非我等所及也向所問諸事皆是我師歷世疑義所不能通願太子具悉說之五九開解我曹生年之結者域便爲解說其義諸醫歡喜皆更起頭面作禮承受其法爾時耆域即自念言王勑諸醫都無可學者誰當教我學醫道時彼聞德叉尸羅國有醫姓阿提黎字賓迦羅極善醫道彼能教我爾時耆域童子即往彼國詣賓迦羅所白言大師我今請仁者以爲師範從

學醫術經七年已自念言我今習學醫術何當有已即往師所白言我今習學醫術何當有已時師即與一籠器及掘草之具汝可於德义尸羅國面一由旬求覓諸草有非是藥者持來時耆域即如師勑於德义尸羅國面一由旬求覓非是藥者周竟不得非是藥者所見草木一切物善能分別知所用處無非藥者彼即空還往師所自如是言師今當知我於德义尸羅國求非藥草者而一由旬周竟不見非藥者所見草木盡能分別所入用

處師答著域言汝今可去醫道已成我於闇浮提中最爲第一我若死後次復有汝於是者域便行治病所治輒愈國內知名後欲入宮於宮門前逢一小兒擔樵者域望視悉見此兒五臟腸胃縷悉分明者域心念本草經說有藥王樹從外照內見人腹臟此兒樵中得無有藥王耶即往問兒賣樵幾錢兒曰十錢便雇錢取樵下樵置地便閑冥不見腹中者域更心思惟不知束中何所爲是藥王便解兩束一一取之以著小兒腹上無所照見

輒復更取如是盡兩束樵最後有一小枝裁長尺餘試取以照具見腹內者域大喜知此小枝定是藥王悉還兒樵兒旣已得錢樵及如故歡喜而去爾時者域自念我今先當治誰此國旣小又在邊方我今寧可還本國始開醫道於即還歸婆伽陀城婆伽陀城中有大長者其婦十二年中常患頭痛衆醫治之而不能瘥時者域聞之即往其家語守門人言白汝長者有醫在外時守門人即入白門外有醫長者婦問言醫形貌何似答言是

年少彼自念言老宿諸醫治亦不瘥況復年少即勑守門人語言我今不須醫守門人即出語言我已爲汝白長者長者婦言今不須醫耆域復言汝更白汝長者婦但聽我治若瘥者隨意與我物時守門人復白之醫作如是言但聽我治若瘥隨意與我物長者婦聞已自念言若如是無所損勑守門人喚入時耆域入詣長者婦所問言何所患苦答言患如是如是復問病從何起答言從如是如是起復問病來久近答言病來爾許時彼問也

語言我能治汝彼即取好藥以酥煎之灌_長者婦鼻病者口中酥唾俱出時病人即器承之酥便收取唾別棄之時耆域見已心懷愁惱如是少酥不淨猶尚慳惜情況能報我病者見已問耆域言汝愁惱耶答言實爾問言何故愁惱答言我自念言此少酥不淨猶尚慳惜況能報我以是故愁耳長者婦答言爲家不_{只九}易棄之何益可用然燈是故收取汝但治病何憂如是彼即治之後病得瘥時長者婦與四十萬兩金并奴婢車馬時耆域得此物

已還王舍城詣無畏王子門語守門人言汝往白王言耆域在外守門人即入白王王勅守門人喚入耆域入已前頭面禮已在一面住以前因緣具白無畏王子言以今所得物盡用上王王子言且止不須便爲供養已沒自用之此是耆域最初治病爾時拘跋彌國有長者子輪上嬉戲腸結腹內食飲不消亦不得出彼國無能治者彼聞摩竭國有大醫善能治病即遣使白王拘跋彌長者子病耆域能治願王遣來時萍沙王喚耆域問言拘

跋彌長者子病汝能治不答言能若能汝可往治之時耆域乘車詣拘跋彌耆域始至長者子已死妓樂送出耆域聞聲即問言此是何等妓樂鼓聲傍人答言是汝所爲來長者子已死是彼妓樂音聲耆域善能分別一切音聲即言語使迴還此非死人語已即便迴還時耆域即下車取利刀破腹披腸結處示其父母諸親語言此是輪上嬉戲使腸結如是食飲不消非是死也即爲解腸還復本處縫皮肉合以好藥塗之瘡即愈毛還生與無

瘡處不異時長者子即報耆域四十萬兩金
婦亦與四十萬兩金長者父母亦爾各與四
十萬兩金耆域念言夫爲師者須報其恩今
持一百六十萬兩金與德义尸羅國大師賓
迦羅念已持金詣師所頭面禮師足奉上此
八九
金唯願大師哀愍納受師曰便爲供養已我
不須此寶耆域慇勤至到賓迦羅乃受此金
耆域奉辭禮足而去爾時國中有迦羅越家
女年十五臨當嫁日忽頭痛而死者耆域聞之
往至其家問女父曰此女常有何病乃致夭

亡父曰女小有頭痛疾日月增甚今朝發作
尤甚於常以致絕命耆域便進以藥王照視
頭中見有刺蟲大小相生乃數百枚鑽食其
腦腦盡故死便以金刀剜破其頭悉出諸蟲
封著覽中以三種膏塗瘡一種者補蟲所食
骨間之瘡一種生腦一種治外刀瘡告女父
曰好令安靜慎莫使驚七日當愈平復如故
到日我當復來耆域適去女母便更啼哭曰
我子爲再死也豈有剗破頭腦當復活者父
何忍使人取子齋耶父止之曰耆域生而把

針藥兼尊榮位行作醫師但爲一切人命此乃天之醫王豈當妄耶囑語汝言慎莫使驚而汝今反啼哭以驚動之將令此兒不復得生母聞父言止不復哭共養護之寂靜七日尺九七日晨明女便吐氣而寤如從卧覺曰我今九者了不復頭痛身體皆安誰護我者使得如是父曰汝前已死醫王者域故來護汝破頭出蟲以得更生便開冕出蟲示之女見大更驚怖深自僥倖者域神乃如是我促得報其恩父曰耆域與我期言今日當來於是須臾

耆域便來女歡喜出門迎頭面禮足長跪義手曰願爲耆域作婢終身供養以報更生之恩者域曰我爲醫師周行治病居無常處何用婢爲汝必欲報恩者與我五百兩金我亦不用此金所以求者凡人學道法當謝師師雖無以教我我嘗爲弟子今得汝金當以與之女便奉五百兩金以上耆域耆域受以與師因白王暫歸省母到維耶黎國爾時國中復有迦羅越家男兒好學武事作一木馬高七尺餘日日學習馳上初學適得上馬久久

益習忽過去失據躋地而死者域聞之便往以藥王照視腹中見其肝反戾向後氣結不通故死復以金刀破腹手探料理還肝向前畢以三種神膏塗之其一種補手所攬持之處一種通利氣息一種主合刀瘡畢囑語父曰慎莫令驚三日當愈父承教勑寂靜養視至三日兒便吐氣而寤狀如卧覺即便起坐須臾者域亦來兒歡喜出門迎頭面作禮白言願得爲者域作奴終身供養以報再活之恩者域曰我爲醫師周行治病病者

之家爭爲我使當用奴爲我母養我勤苦我未有供養之恩報母卿若欲謝我可與我五百兩金以報母恩於是取金以上奈女還歸羅閱祇國者域治此四人馳名天下莫不聞知又南有大國去羅閱祇八千里萍沙王及

天九

諸小國皆臣屬之其王疾病積年不瘥恒苦瞋恚睡皆殺人人舉目視之亦殺低頭不仰亦殺使人行遲亦殺疾走亦殺左右侍者不知當何措手足醫師合藥輒疑恐有毒亦殺之前後所殺傍臣宮女及醫師之輩不可稱

數病日增甚毒熱攻心煩滿短氣如火燒身
聞有耆域即爲下書勑萍沙王徵召耆域者
域聞此王多殺醫師大以恐怖萍沙又憐其
年小恐爲所殺適欲不遣畏見誅伐父子相
守晝夜愁憂不知何計爾時萍沙王乃將耆
域俱往佛所頭面禮足而白佛言世尊彼王
性惡惟恐殺醫師爲可往不佛告耆域汝宿
命時與我約誓俱當救護天下我治內病汝
治外病今我得佛故如本願會生我前此王
病篤遠來迎汝如何不往急往救護之好作

方便令所必愈王不殺汝耆域便承佛威神
徃到王所診省脉理及以藥王照之見王五
臟及百脉之中血氣擾擾悉是蛇蠍之毒周
而身體者域白王王病可治治之保愈然宜
入見太后諮詢合藥若不見太后藥終不成
只九
王聞此語不解其故意甚欲怒然患身病宿
聞耆域之名故遠迎之異必有益且是小兒
知無他姦忍而聽之即遣青衣黃門將入見
太后耆域白太后王病可治今當合藥宜密
啓其方不可宣露宜屏左右太后即逐青衣

黃門耆域因白太后向省王病見身中血氣悉是蛇蠭之毒似非人類王為定是誰子太后以實語我我能治之若不語我我則不治病不得愈太后曰我昔於金柱殿中晝卧忽有物來壓我上者我時恍惚若夢若覺狀如魘夢遂與通情忽然而寤見有大蠭長三尺餘從我上去則覺有娠王實是蠭子也我羞耻此未曾出口童子今乃覺之何若神妙當用何藥耆域曰唯有醍醐耳太后曰咄童子慎莫道醍醐而王大惡聞醍醐之氣又惡聞

醍醐之名前後出口道醍醐而死者數千百人汝今道此必當殺汝以此飲王終不得不下願更用他藥耆域曰醍醐治毒毒病惡聞醍醐王病若微及是他毒為有餘藥可以愈之蠭毒既重又已而身體自非醍醐終不能消今當煎鍊化令成水無氣無味王意不覺自當飲之藥下必愈無可憂也便出見王曰向入見太后已啓藥方今當合之十五日當成今我有五願王若聽我病可即愈若不聽我病不可愈王問五願盡何等事耆域曰一者

願得王甲藏中新衣未歷軀者與我二者願
得令我獨自出入宮門門無訶者三者願得
日日獨入見太后及王后莫得禁訶我四者
願王飲藥當一仰令盡莫得中息五者願得
王八千里白象與我乘之王聞大怒曰兒子尺九
何敢求是五願促具解之若不能解今棒殺
汝汝何敢求我新衣爲欲殺我便著我衣詐
我身耶者域曰合藥宜當精潔齋戒而我來
日久衣被皆塵垢故欲得王衣以之合藥王
意解曰如此大佳汝何故欲得自出入宮門

令無禁訶欲因此將兵來攻殺我耶者域曰
王前後使諸師醫皆嫌疑之無所委信又誅
殺之不服其藥羣臣皆言王當復殺我而王
病已甚恐外人生心作亂若令我自入不見
禁訶外人大小皆知王信我必服我藥病必
富愈則不敢生逆亂之心王曰大佳汝何故
日日獨入見我母及我婦欲作姪亂耶者域
曰王前後殺人甚多臣下大小各懷恐怖皆
不願王之安隱無可信者今共合藥因我顧
睨之間便投毒藥我所不覺則非小故思惟

可信者恩情無二惟有母與婦故敢入見太后王后與共合藥當前十五日乃成故欲日入伺候火劑耳王曰大佳汝何故使飲藥一仰令盡不得中息爲欲內毒恐我覺耶者又九域曰藥有劑數氣味宜當相及若其中息則不相繼王曰大佳汝何故欲得我象乘之此象是我國寶一日行八千里我所以威伏諸國正怙此象汝欲乘之爲欲盜以歸家與沒父攻我國耶者域曰乃南界山中有神妙藥去此四千里王飲藥宜當即得此草重復服十三

之故欲乘此象詣往採之朝去暮還令藥味相及王意大解皆悉聽之於是耆域煎鍊醍醐十五日成化如清水凡得五升便與太后王后俱捧藥出自王可服願被白象置殿前王即聽之王見藥但如水初無氣味不知是醍醐又太后身自臨合信其非毒便如本要一飲而盡耆域便乘象徑去還羅閱祇國爾時耆域適行三千里耆域年小力膂尚微不堪疾迅頭眩疲極便止息卧到日過中王噫氣出聞醍醐臭便更大怒曰小兒敢以醍醐

中我我怪兒所以求我白象正欲叛去王有
勇士之臣名曰烏神足步行能及此象即呼
烏曰汝急往逐取兒來生將以還我欲目前
捶殺之汝性常不廉貪於飲食故名爲烏此
醫師輩多喜行毒若兒爲汝設食慎莫食也
烏受勑便行及之於山中曰汝何故以醍醐
中王而云是藥王故令我追呼汝還汝急隨
我還陳謝自首庶可望活若故欲走今必殺
汝終不得脫者域自念我方便求此白象復
不得脫今當復作方便何可隨去乃謂烏言

我朝來未食還必當死寧可假我須臾得於
山間敢果飲水飽而就死乎烏見者域小兒
畏死懼怖言辭辛苦憐而聽之曰促食當去
不得久留者域乃取一梨齧食其半以毒藥
著爪甲中以分餘半便置於地又取一盃水
先飲其半又行爪下毒於餘水中復置於地
乃歎曰水及梨皆是天藥旣清香且美其飲
尺九食此者令人身安百病皆愈氣力兼倍恨其
不在國都之下百姓當共得之而在深山之
中人不知也便進入山索求他果烏性旣貪

不能忍於飲食又聞者域歎爲神藥亦見者域已飲食之謂必無毒便取餘梨食盡飲餘水便下痢如注水躡地而卧起輒眩倒不能復動者域曰王服我藥病必當愈然余藥力未行餘毒未盡我今往者必當殺我汝無所知起欲得我以解身負故使汝病病自無苦慎莫動搖三日當瘥若起逐我必死不疑使上象而去者域則過墟聚語長伍曰此是國王使今忽得病汝等急往昇取歸家好養護之厚其床席給與糜粥慎莫令死死者王

滅汝國語畢便去遂歸本國長伍承勅迎取養護三日毒歇下絕烏便歸見王叩頭自陳曰我實愚癡違負王教信者域言飲食其餘水果爲其所中下痢三日始今日瘥自知當死比烏還三日之中王病已瘥王自追悔天九十五遣烏行見烏來還且悲且喜曰賴汝不即將兒來當我恚時必當捶殺我得其恩命得生活而反殺之逆戾罪不細也即料前後所枉殺者悉更厚葬復其家門賜與錢財恩見者域欲報其恩即遣使者奉迎者域者域雖知

王病瘥猶懷餘怖不復欲往爾時耆域復詣佛所接足頂禮而白佛言世尊彼王遣使來喚爲可往不佛告耆域汝本宿命已有弘誓當成功德何得中止今應更往汝已治其外病我亦當治其內病耆域便隨使者去王見耆域甚大歡喜引與同坐把持其臂曰賴蒙仁者之恩今得更生當何以報當分國土以半相與宮中姝女庫藏寶物悉當分半幸願仁者受之耆域曰我本爲太子雖是小國亦有民人珍寶具足不樂治國故求爲醫當行

治病當用土地姝女寶物爲皆所不用王前聽我五願外病已愈今若聽一願內病可復除愈王曰唯聽仁教請復聞一願之事耆域曰願王請佛從受明法因爲王說佛功德巍巍特尊王聞大喜曰今欲遣烏臣以白象迎佛可得致不耆域曰不用白象佛皆一切遙知人心所念但宿齋戒清淨供具燒香遙請向佛作禮長跪白請佛必自來王如其言佛明日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來飯食已畢爲王說經王意開解便發無上正真道心舉國

大小皆受五戒恭敬作禮而去又柰女生既奇異長又聰明從父學問博知經道星歷諸術殊勝於父加達聲樂音如梵天諸迦羅越及梵志家女合五百人皆往從學以爲大師柰女常從五百弟子讚授經術或相與遊戲園池及作音樂國人不解其故便生譏謗呼十六爲姪女五百弟子皆號姪黨又柰女生時國中復有須曼女及波曇女亦同時俱生須曼女者生於須曼華中國有迦羅越家常筭須曼以爲香膏筆膏石邊忽作瘤節大如彈丸

日日長大至如手拳石便卒破見石節之中有聚聚如螢火射出墮地三日而生須曼又三日成華華舒中有小女兒迦羅越取養之名曰須曼女長大姝好及才明智慧亞次柰女爾時又有梵志家浴池中自然生青蓮華華特加大日日長益如五斗瓶華舒中見有女兒梵志取養之名波曇女長大又好才明智慧如須曼女諸國王聞此二女顏容絕世交來求娉之二女曰我生不由胚胎乃出草華之中是與凡人不同何宜當隨世人乃復

嫁耶聞柰女聰明容貌絕世無與譬者人生
與我同體皆辭父母往事柰女求作弟子明
經智慧皆勝此五百人爾時佛入維耶黎國
柰女便率將弟子五百人出迎佛頭面作禮
長跪白言願佛明日到我園中飯食佛嘿然
受之柰女還歸辦其供具佛進入城國王又
出宮迎佛禮畢長跪請佛願明日到宮飲食
佛言柰女向已前請王後之矣王曰我爲國
王至心請佛必望依許柰女但是姪女日日
將從五百姪弟子行作不軌何爲捨我而應

及九

十七

其請爾時世尊即告王曰此女非姪女其宿
命有大功德已供養三億佛昔又曾與須曼
女俱爲姊妹柰女最大須曼次之波曇最小
生於大姓家財寶饒富姊妹相率供養五百
比丘尼日日施設飲食及作衣服隨所乏無
皆悉供足盡其壽命三人常發誓言願我後
世逢佛得自然化生不由胞胎遠離穢垢今
如本願生值我時又昔雖供養比丘尼然其
作豪富家兒言語嬌逸時時或戲笑比丘尼
曰諸道人於悒日久必當欲嫁迫有我等供

養檢押不得放恣情意是故今者受此餘殃雖日讀經行道而虛被誹謗此五百弟子時亦并力相助供養同心歡喜今故會生累復相隨者域爾時爲貧家作子奈女供養意甚慕樂而無資財乃常爲比丘尼掃除掃除潔淨已輒發誓念言令我能掃除天下人身病穢如是快耶奈女憐其貧窮又加其勤力常

呼爲子其比丘尼有疾病時常使者域迎醫及合湯藥曰今汝後世與我共獲是福者域迎醫所治悉愈乃誓曰願我後世爲大醫王

常治一切人身四大之病所向皆愈皆宿日因緣今故爲奈女作子皆如本願王聞佛語乃長跪悔過却期後日佛明日便與諸比丘到奈女園具爲說本願功德三女聞經開解并五百弟子同時歡喜出家修行精勤不懈只九皆得阿羅漢道佛告阿難汝當受持爲四衆說莫令斷絕一切衆生慎身口意勿生憍慢放逸奈女往昔時調戲比丘尼故今被誹謗汝當修行身口意業恒發善願聞者隨喜信樂受持莫生誹謗墮於地獄餘報畜生經百

千劫後報爲人貧窮下賤不聞正法邪見家
生恒值惡王身不具足汝當修行受持讀誦
蓋未來際常使不絕爾時阿難從座而起稽
首禮足長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此法之要當
名何經佛語阿難此經名曰柰女耆域因緣
經修行法用如上供養比丘比丘尼施藥迎
醫隨喜發誓今獲果報如是受持佛說經已
大衆人民天龍八部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柰文耆域因緣經

奈女耆域因緣經

音釋